

布 | 衣 | 桑 | 饭 | , | 可 | 乐 | 终 | 身 | 。

浮生六记

沈复／著
随园散人／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浮生六记

沈复／著 随园散人／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六记 / (清) 沈复著; 随园散人译.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00-2536-3

I. ①浮… II. ①随…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
清代②《浮生六记》-译文 IV. ①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2088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 邮编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wjy0791@163.com

书 名 浮生六记
作 者 沈 复著 随园散人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袁 蓉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08千字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536-3
定 价 38.0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7-48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寻常巷陌独伶俜，倚孤城，对残灯。天上人间，往事俱无声。
诗酒流连花月好，赌书罢，夜三更。

扁舟曾载短歌行，笑盈盈，落花轻。陋巷荆钗，执手总多情。
别恨悠悠疑是梦，泪眼里，说来生。

——江城子：题《浮生六记》 随园散人

所有归人，皆是过客

红尘婆娑，烟雨迷离。

所有寻寻觅觅，终将静默无语。

爱这尘世，既要爱它的山明水净，亦要爱它的流水落花。

寻常的巷陌里，繁华也好，萧瑟也好，总有故事发生着，悄无声息地堆砌在时光里，或者如酒，或者如烟。时光如陋室，无需砖瓦修葺，但放得下所有聚散离合。只不过，并非所有故事都能被时光典藏。

初夏，再次走入那段故事，落寞中仍有几分欣然。仿佛自己便是沈三白，立在往事之前，黄叶疏窗，夕阳西下，想起那女子，既凄凉，又温暖。

《浮生六记》，多年以后，仍旧时常出现在书桌上。因为独爱其恬淡之美，所以当被要求将其译作现代文时，虽有些踌躇，还是答应了。世间芸芸众生，或多或少总有私心，遇见好的事物，便想留下自己的印记，我也不能免俗。只愿，此番翻译不会让那故事之意趣有所减损。

两百多年了，许多人，许多事，早已被湮灭，成了岁月尘屑。

而他们的故事，总有人念念不忘。想起的时候，往往笑中带泪。

他是沈复，她是芸娘。浅相逢，深相知，爱似烟火。

时光深处，携手人间，走过二十余年，仍如初见。人们说，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人们说，风花雪月，敌不过柴米油盐。而他们，历经世事浮沉，执手相看，仍是深情款款，彼此说声“有你就好”。

茅庐小径，烟雨斜阳；临风把酒，对月看花。

粗茶淡饭，布衣荆钗；你为锦瑟，我为流年。

日子原本是这样。无需富贵显达，无需华服广厦，只要彼此携手，过万丈红尘，看流年似水，茅屋陋巷，簞食瓢饮，亦觉得幸福。就如芸娘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

然而，情深意笃，缱绻缠绵，终究敌不过世事无常。

沈复的笔，画得出山河日月，画得出冬夏春秋。但他，画不出天长地久。真正执笔作画的，是无垠年光。悲喜浮沉，画得清清楚楚，人们称之为命运。

很不幸，沈复与芸娘，再幸福，也逃不开命运多舛。于是，日子有了缺口，西风透了进来，许多美丽的过往，渐渐风吹云散。只有深情，始终不改。若只是如此，也罢了。他们是这样，纵然清贫，也能将日子过得恬淡。

莳花种草，烹茶写诗，仍是意趣横生。

但故事的结局却是，红颜薄命，书生多情。

她去了，他的世界只剩荒烟蔓草。

他能做的，只有将往事诉诸文字。枕着回忆，就着浊酒，

将那些甜苦交织的从前，描摹成画面，想必也是，黯然中有温暖。我们该庆幸，失去芸娘后，沈复虽然悲伤，却不舍得让他们的痴情流落于沧桑，这才有了《浮生六记》。

我在想，若无沈复，芸娘纵是温婉可人，也会被时光匆忙掠过；若无芸娘，沈复纵有诗情画意，也终究是寂寂无名。但是两百多年前，他们恰如其分地相遇了，于是世间，有了那场凄美的爱恋。我们才知道，日子原来可以那样过。

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了，幸福二字，很奢侈。

世间之事，少有圆满。多的是，尘缘散尽，人去楼空。

或许，所有归人，都是过客。

随园散人

2017年6月，于丽江

目 录

译 文

闺房记乐

1

闲情记趣

29

坎坷记愁

45

浪游记快

71

译 后 记

浮生若梦

115

知己红颜

118

人间有味是清欢

123

当时只道是寻常

127

原文

光绪三年初版序

135

潘麀生题记

136

闺房记乐

139

闲情记趣

157

坎坷记愁

167

浪游记快

183

中山记历（佚）

211

养生记道（佚）

213

光绪三年初版跋

214

附录：沈复年谱

216

闺房记乐



苏东坡曾说：世间际遇，如梦无痕。

我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彼时正值太平盛世，生于仕宦书香之家，居住在山明水净的苏州沧浪亭畔，上天对我的垂爱，可谓无以复加。

过往之事，若不付诸笔墨，定会渺如烟云，未免辜负了上天对我的厚待。心想着，《诗经》三百篇之首，是书写情爱的《关雎》，于是我亦将夫妇情事置于卷首，其余的依次排列。

惭愧的是，我少年读书时用心不够，文墨甚是粗浅，不过是记录当时实情而已，倘若非要考究我的文法，那便像是对着蒙尘之镜，苛责其不够明澈了。

年少时，我与金沙于氏订过娃娃亲，然而她八岁那年便夭折了。后来，我娶的妻子姓陈，名芸，字淑珍，是我舅舅心余先生之女。

芸天生聪颖灵慧，初学说话时，别人教她白居易的《琵琶行》，她很快就可以背诵。可惜的是，四岁时她丧父，与母亲金氏和弟弟克昌相依为命，家徒四壁，无处凭靠。芸手极巧，渐渐成年后擅长女红，一家三口的日子全凭借她的手艺。甚至，克昌求学的费用，她也能打点妥当。

芸不曾从师，某天她从书箱里翻出《琵琶行》，因幼时已背熟，逐字对照相认，自此开始识字。后来，在做女红的闲暇，渐渐学会了联句吟诗。

“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便是她妙手偶得的佳句。

十三岁那年，我随母亲回娘家，与芸度过了不少两小无猜的日子。见她所作诗句，甚觉才思隽永，却又担心她福泽不深。然而，初见已然倾心，从此无法放下，我便对母亲说：“若要择妻，非她不娶。”幸运的是，母亲也喜爱芸的温婉，便以金戒指作为信物，为我和芸缔结了婚约。

那是乾隆四十年（1775）七月十六日。

这年冬天，芸的堂姐出嫁，我再次随母亲前往。芸与我同岁，但大我十个月，自幼姐弟相称，因此我仍旧称她为淑姐。宴席之上，满眼所见皆是鲜衣华服，唯独芸衣着素雅，只是穿了双新鞋而已。见那鞋子精致，问出自何人之手，得知是她亲手绣制。终于知道，芸的兰心蕙质，不止在于笔墨。

芸是个秀美的女子，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虽两齿微微外露，算是美中不足，但那缠绵娇美之态，已足以让人心动。

我向她索要诗稿来读，有的仅有一联，有的只有三四句，多是未成篇的零散诗句。问其原因，芸笑着说：“没有老师指点，只能随手偶得。但愿得遇知己，又能以其为师，将这些残诗共同推敲完成。”

兴之所至，我在诗稿上题写了“锦囊佳句”四字，那是唐代早逝诗人李贺的典故。题此四字，本是戏言，没想到竟成谶语。

芸早亡的命运，已在此伏下。

那天夜晚，将亲友送到城外，回来时已是三更时分。我饥肠辘辘，到处寻觅食物，女仆送来枣脯，却又太过甜腻。芸悄然牵了我的衣袖，将我带到了她的闺房。原来，她为我藏着热粥和小菜。

我欣然举箸，正要大快朵颐，忽听芸的堂兄玉衡在门外大喊“淑妹快来！”芸急忙关闭房门说：“我累了，正准备睡觉呢。”没想到，玉衡挤门而入，见我正要吃粥，斜眼坏笑着对芸说：“刚才我向你讨粥吃，你说吃完了，原来是藏起来招待你的夫君呀？”芸满脸羞红，夺门逃开了。这场景引得满院哄笑，我也赌气，带着老仆人先离开了。

吃粥被嘲事件之后，每逢我再去，芸总是避而不见。

我心里清楚，毕竟未出阁，她怕再被人嘲弄。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是我们洞房花烛之日。

数年之后，芸仍如往昔般娇柔羞怯。红烛之下，揭了盖头，四目相对，我浅笑，她嫣然。饮罢合卺酒，我们并肩吃夜宵。桌案之下，我悄悄握住了她的手腕，冰肌玉骨，柔软温润，我的心狂跳不止。

让她吃东西，她说正值斋戒之日。原来，她已吃斋数年。细想之下我发现，她开始吃斋时，正是我出水痘的日子。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替我祈福。因此，我笑着对她说：“如今我已无恙，姐姐自此可以开戒了吧？”芸默然含笑，温顺地点了点头。

原本，正月二十四日，是我姐姐出嫁之日，但因为二十三

日是国忌日，不能办喜事，因此在二十二日夜，便为我姐姐举办了出嫁喜宴。芸忙着招待客人，我在洞房内与伴娘猜拳对酌。结果是，我多次败北，喝得不省人事。醒来时已是黎明，晨光下，芸正在梳妆。我只记得，当日宾朋满座，宴席于上灯后开始。

二十四日子夜，我作为新舅送嫁，回来时已是灯残人静。

我悄悄进门，见随嫁伴娘正在床边打盹。芸虽已卸妆，却并未就寝。烛火下，她粉颈低垂，不知在看什么书而这般出神。我走过去，抚着她的肩问道：“姐姐连日辛苦，为何还如此孜孜不倦呢？”

芸赶忙回头站起来说：“原本正要睡，打开书橱见了这本书，读着便没了倦意。《西厢记》我早已听闻，今日得见，果然不负才子之名。只不过，有些词句未免尖刻轻薄了些。”我笑道：“正因为是才子，笔墨才能如此尖刻。”

随嫁伴娘催促歇息，便令其关门先走。然后，我与芸娘肆意调笑，仿佛故友重逢。我伸手探入她的胸口，只觉如我，怦然不止。我故意俯身在她耳边问：“姐姐心跳为何如此快？”回眸莞尔，默默不语，是她动情的模样。

蓦然间，情丝摇荡，动人心魄，我拥着她入了帷帐。

缠绵缱绻，百般温存。不知不觉，天已渐明。

初入门时，芸很是沉默寡言，却又时常和颜悦色。与她说话，也总是微笑而已。对长辈恭敬有礼，对晚辈和下人温柔谦和，行事井井有条，不曾有丝毫差池。每天日光照临窗户，她便会披衣起床，像是有人催促似的。

偶尔，我会取笑她：“如今已非当日吃粥的情景可比，莫非仍怕人嘲笑不成？”芸却说：“当年藏粥待夫君你，被人传为话柄。如今倒并非怕人嘲笑，只是担心公婆说新娘子懒惰嘛。”我虽贪恋卧榻温存，却又欣赏她品行端正，渐渐地也习惯了随她早起。

自此以后，我们耳鬓厮磨，形影相随，须臾不愿分开。

情深意笃，非言语可以形容。

然而，欢情虽好，却是易逝。转眼之间，新婚已经足月。

当时，我父亲稼夫公在会稽做幕僚，专程来接我，送我去杭州赵省斋先生门下学习。赵先生不仅博学，而且循循善诱，我此时之所以还能握笔写文章，全是拜他所教。当初，从先生处归家完婚时，说好婚后不久便会归馆继续学业。

但是现在，面对此事，我心里十分怅然。正值新婚燕尔之时，担心芸因不舍而伤心落泪，她却强颜欢笑，温柔地劝我出发，还细心地为我打点行装。那晚，她只是神色略有异常而已。临行前，芸对我细语叮咛：“孤身在外，无人照料，自己多加小心！”这样的话，让离别更显得伤感。

登船解缆，咫尺天涯。明明是桃李争妍的时节，我却像是失群落单的林鸟，孤独地立在秋风里，心事恍惚，天地异色。抵达书馆后，父亲便渡江东去了。

相思于心，度日如年。

在书馆住了三个月，仿佛度过了十载光阴。芸虽然常有书信寄来，但信中所写，大都是勉励之语，其余又皆是些客套话，

这让我心里很是快然。

风吹竹院，月上蕉窗。此般情境，总会勾起相思。

忆起与芸相处的日子，我总会心事黯然。赵先生得知情由，便写信向我父亲说明，给我出了十道题，让我暂且回家，我自是万般欢喜。于我，这就好似戍卒得到赦免归乡。

因为归家心切，船上的那段时光，在我看来亦是无限漫长。回到家里，先去给母亲问了安，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见我归来，芸起身相迎。执手相看，两人皆是泪眼迷离。所有话语都无重量，只剩此时无声胜有声。那个瞬间，只觉得两个人的魂魄皆已化作烟雾，耳中轰然作响，不知身在何处。

正值六月，室内酷热如蒸。幸好，我们住在沧浪亭爱莲居的西侧。板桥之畔，有个临水轩室，名为“我取”，出自孟子“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屋檐之前有棵古树，浓荫覆窗。

立于小窗前，人境皆绿，如在画中。

对岸游人往来不绝，如在画外。

此间闹中取静，是我父亲稼夫公闭门宴客的地方。我禀明了母亲，携芸搬来此处消暑。因为酷暑，芸停止了女红。谈今论古，品月评花，那是让人沉醉的日子。芸不胜酒力，即使强劝，也最多能饮三杯。我便教她古人的射覆酒令，夫妻以此饮酒行乐。

时光亦如我们，日日微醺。

我以为，世间欢乐之事，大抵不过如此。

有一天，芸问我：“历代古文，应当师法哪家的文章？”

我回答说：“《战国策》和《南华经》，取其轻灵明快；

匡衡和刘向，取其典雅雄健；司马迁和班固，取其恢弘广博；韩愈，取其浑厚；柳宗元，取其峭拔；欧阳修，取其跌宕有致；三苏父子，取其思辨明晰；其他的，如贾谊和董仲舒的策论、庾信和徐陵的骈体文章、陆贽的奏议等等，可取之处难以尽说，关键在于以慧心去领悟。”

芸说：“古人的文章，全在于见识高卓、气势恢宏，女子纵然学了，也难有高度。倒是写诗这件事，我稍有领悟。”

我问她：“唐代科举，以诗来选拔人才，若论诗家之宗，必然首推李白和杜甫，你偏爱师法哪一位呢？”

芸评论道：“杜甫的诗锤炼精纯，李白的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甫的森严沉郁，不如学李白的洒脱不羁。”

我问她：“杜甫的诗可谓集诗家之大成，学诗的人大都以之为宗，你为何偏偏独喜李白呢？”

芸回答说：“若论格律严谨、诗意深沉老道，杜甫自然是无人能出其右。但是李白的诗宛如《庄子》里姑射山上餐风饮露的仙子，灵动飘洒，有种落花流水的意趣，让人爱不释手。并非杜甫不及李白，只不过，在我心里，师法杜甫的心思较浅，喜爱李白的心思更深。”

我笑道：“当初真没看出来，陈淑珍竟是李青莲的知己。”

芸笑嘻嘻地说：“其实，我还有个启蒙老师白乐天先生，时常感念于心，从不敢忘怀。”

我问道：“为何如此说呢？”

芸反问道：“他不就是《琵琶行》的作者吗？”

我笑道：“多奇妙的事情！李太白是你的知己，白居易是你的启蒙老师，我恰好字三白，是你的夫婿。你与这‘白’字，